

天門取經記

韓文洲著



韓文洲著

天門取經記

中國青年出版社

821
4403

丁未
出版

韓文洲著

天門取經記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 12 个短篇，是作者近年来在各报刊所发表的短篇选集。其中絕大部分是描写农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人物的新的精神面貌。有的歌颂了农民在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新事物面前所表现的巨大热情；有的描写了农村在大炼钢铁、大办工业中所出现的新人新事；有的描写了农民在学了文化后怎样用文字来表达他们最新最美的感情；有的反映了人们新旧思想的斗争，新的思想品德的增长……。同时，作者以他生动活泼的笔触，刻画了不少各具特点个性的人物。

这些作品的故事都很生动，文笔通俗、诙谐、富有生活气息。

天 門 取 經 記

韓 文 洲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小西四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期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4 1/4 印张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4)0.31元

目 次

长院奶奶	3
蓝帕记	18
滿門秀才	39
天門取經記	53
石头开了花	63
幸福爐	71
“无人客店”一夜	76
在喜宴上	82
榆树凹	88
柳县长的爸爸	104
用不着咱操心啦	123
邻家	128

长院奶奶

长院奶奶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唐丙辰，还没有娶媳妇；自然没有孙子。可是，因为她在唐家庄的六十多户姓唐的人家里，是辈数最大的，所以早就做了奶奶。

长院奶奶一家三口人。人虽然不多，却分成了两股头。她的儿子——唐丙辰是一股头，他死反对长院奶奶经常说的那些落后话，和她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丙辰的爹——长院爷爷很赞成丙辰的言语和行动，算是丙辰的群众；长院奶奶是一股头，她死反对丙辰老出义务工给别人干活，不知道为自家打算的那种“傻瓜”行为。

不摸底细的人，会说丙辰老顶他妈的嘴，不是个好孩子；摸底细的人，都知道长院奶奶那张嘴是非“顶”不可的，同时，除了丙辰能“顶”得过她，别人是想顶也顶不过的。

土地改革以后的头几年里，因为她家也是个翻身户，长院奶奶也常常把共产党、毛主席、人民解放军挂在嘴上夸奖；这几年却变了，尽说些不入理的话。谁知道偏偏就碰上了丙辰这么一个儿子，她一张嘴，就被儿子顶了回来。她说：“新社会

好是好，就是这統購統銷不好！人都說新社会講自由哩，怎么打下几顆粮食也不叫自由……”丙辰便頂她道：“旧社会粮食买卖倒自由，你吃过几頓飽飯？新社会粮食买卖不自由，你那一頓沒吃飽？”就因为解放以后十几年来，她頓頓都吃得飽，就沒法回答儿子的問題了。她在丙辰面前每碰一次釘子，都要說：“变了！变了！如今的人都变得短了！旧社会里誰家的儿子敢頂父母的嘴！——真是天短人也短，看如今的天有多么短！在过去，活一年真比如今的三年还长，那象如今一轉眼就是一年，一轉眼就是一年，这天气不是短了是什么？！”丙辰便頂她道：“只是你如今有吃的，有穿的，不愁吃，不愁穿，要还是象旧社会一样，吃了这頓愁那頓，看你还嫌不嫌天气短！”今天早上，母子俩又頂了一次嘴，說起这次頂嘴的原因来，話就长了。

原来，近三四年来，每到七月农閑的时候，唐家庄都有許多修房盖屋的戶口。旧社会里，在唐家庄三年五載也見不上；一家盖房子的。一般戶口，就是想盖座房子，光筹备工作至少也得十多年——今年积蓄点粮食买下几根椽；明年积蓄点粮食买几块砖；后年……光准备木匠、泥水匠和帮工人們的口粮，也得积蓄个三头五年才行，真不容易。这几年却不一样了，这唐家庄只三四年工夫，二百多戶人家，就有一少半房子是新的，好象是新立的一个庄子。这几年唐家庄盖房子的多，一来是因为大家走了合作化的道路，生活富裕了；可也还有第二个原因。原来，在最近几年里，这个庄子新兴下这么一个习惯：誰家要修盖房子，只要准备下买砖瓦、买椽梁的錢和木

工、泥水工的工資就行了，至于磚、瓦、椽、梁的運輸，和蓋房期間的幫工，都是農業社社員們互相出義務工干的，根本不必花運輸費和幫工的工資。社員們互相出義務工運磚瓦、運椽梁，蓋房時候幫助担水、和泥，不只不要工錢，連飯也是不吃一頓的。這是因為這幾年村上蓋房子的很多，雖然差不多每家都有點余糧，要全管運輸磚瓦和幫工人們的飯，有些戶口未免就欠缺些。本來，社主任也說過，說誰家要蓋房，政府可以供應一部分糧食，事實上沒一家領過這樣的供應糧。他們認為如今國家正是大建設時期，工廠越發展越多，都需要糧食，咱們既把余糧賣給了國家，就不必再往回買了。反正村上大多數戶口不是要蓋新房，就是要補舊房，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幫助着就把事办了，何必講究吃飯不吃飯呢？這麼一來，出義務工幫忙就形成了一種習慣，連根本不計劃蓋房子的人家，也常常出義務工，把這看成了一件光榮的事。同時，大家要給誰家幫忙運輸磚瓦，也總是在星期天，不叫耽誤社里的工作。

今天是一個星期日，唐丙辰的鄰居——唐苦瓜家早已約好七個人，今天要起大早到五十里遠的磚瓦廠去運輸磚瓦，這七個人中也有唐丙辰。長院奶奶是個最愛見小便宜的人，她覺得她家在土改時候，分的房子既多且好，既沒必要蓋新房，也沒必要補舊房，讓丙辰常常吃上自家的飯去給別人幫工，是個吃虧事。她常常罵丙辰，說他不知道開務自己的家。丙辰是個共青團員，各方面不落人後，他最反對他媽的這種自私自利思想。給人幫忙修房蓋屋是重活，本來該吃點兒耐飢的飯，可每逢丙辰到別人家幫忙，長院奶奶便故意給他作稀飯吃，以向

他示威，但丙辰向來也沒有怕過她所“示”的“威”。

今天，長院奶奶剛睡醒一覺，就听得隔壁有搗火、舀水添鍋之聲，她奇怪苦瓜媽今天為什麼起得這樣早，後來才想起來，苦瓜家今天要運磚瓦去，而且想起來自家的兒子也要去。她在被窩里想：我家的這個丙辰啊！真是無法可治！吃上自家的飯給別人家干活，圖了個啥？千說萬說你不聽，給你作稀飯吃，你不害怕，今天你又要去？——我不信制不住你？她忽然想起個絕妙的辦法來，急忙爬起床，摸了把鎖，去把丙辰睡覺的西北樓鎖上了。

長院奶奶這人還有個毛病，就是老怕別人家的日子比她的日子好過了，見別人干什么，她也想干什么。見別人買馬她想買馬；見別人家比她家多養了一隻雞，也恨不得讓老雕給叨去一隻；別人家因為有特殊原因起個大早，她自己不管有事沒事，不管有沒有特殊原因，也要起大早。她自己起來不算，還一定要把長院爺爺和丙辰也喚起來。今天早上，因為有特殊原因，她倒沒喚丙辰，却把他鎖在屋子裡；返回來以後把長院爺爺喚醒了。長院爺爺覺得天氣還很早，不肯起床。長院奶奶便罵他是“死豬”，是“睡死鬼”，是“一點也不忧念家事的老吃才”，喊呀叫呀地罵個沒完。誰知這麼一吵，把個丙辰吵醒了。丙辰醒來，覺得天氣不早了，急忙起了床，穿了衣服，就去開門。誰知一拉門，拉不動；喊他媽，媽只管罵他爸爸，不答應，急得他敲門打窗地沒個辦法。直到苦瓜來叫他，他在屋子裡說：“苦瓜，你去跟我媽要鑰匙來，給我開開門。”

苦瓜說：“算啦！算啦！長院奶奶那号人，咱斗不了！”

丙辰在屋里气得直跺脚，他說：“真把人急死啦！——少去一个能行？”

苦瓜說：“行。如果真不行，临时找个人也找得上。”

丙辰在屋里难过地說：“苦瓜，这可不是我不去啊！”

苦瓜說：“知道。别着急了，这不怨你。”

苦瓜走了，丙辰一个人无可奈何地說：“真是，老天爷不下雨，当家的不說理——无法可治！”他觉着他媽把他鎖起来，限制他去帮别人运砖瓦，是件丢人不过的事。他想到村上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一定要說长道短，他怎么有脸面見人呢？因此，他就趴在床上哭起来。刚哭了两声，又忽然想道：自己怎么好好地就哭起来，已經是二十二岁的人了！自己已經是找下对象的人了！还是个共青团員啊！因为这么一点事儿，怎么就該哭呢？——反正今天是礼拜日，社里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村上动工修房盖屋的有好几家，不叫我給这家运瓦，我能給那家帮工，只要是帮别人干活儿，誰敢說我是自私自利呢？他不哭了。

长院奶奶听得苦瓜来了，又听得他走了，自以为她的办法很高明，达到了心愿，便又罵起长院爷爷来。长院爷爷虽是丙辰的基本群众，但每逢长院奶奶罵他，若是丙辰在場，他也敢頂她几句；丙辰一不在，他就无拳可耍了，总是規規矩矩的，长院奶奶叫他投东，他不敢投西，叫他攥狗，他不敢攥鸡。他自己也捉摸过好几次，想道：她只不过是罵我几句，向来也沒打过我一下，有什么可怕的呢？她罵我，我不听她，她能吃了我？可是，每逢长院奶奶开口罵起来，他就摸門不知东西了。今

天，长院奶奶又把他罵得起了床。老俩口大大地起了个早，什么作用也沒起。长院奶奶只是早早地作熟了一鍋飯，长院爷爷多抽了几鍋旱烟。她有本事把长院爷爷催得起床，可沒本事給长院爷爷找个与人比勝的活儿干，反而多浪費了几鍋烟，这如何了得。天明以后，她出了个主意，要长院爷爷趁礼拜天不到社里干活儿，到山上給她砍些藤条儿来，她要編些藤条簸蘿儿卖錢，积少成多，将来丙辰娶过媳妇以后，她还要盖座新房哩。长院爷爷恨她不該半夜三更地吵得他不能睡觉，就偏不听她的命令。他往門外走着，認為自己出来这个門，不管她怎么罵，自己也听不見了，才鼓了很大的勇气說：“黑夜沒睡好覺，白天我还要睡觉哩。黑夜你能害人，白天我到那儿也能睡觉，看你还能害人不能！”

长院奶奶赶在門口，冲着长院爷爷的背影說：“看你能一辈子不回我的家里来！……”长院爷爷早已走远了，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了家。他在老的面前下命令沒起了作用，便去命令小的：“丙辰，吃罢飯你去給我砍些藤条儿来，我要編簸蘿儿哩。今天是星期日，你又沒事，快去吧。”

丙辰恨她不該把自己鎖起来，不叫他去給苦瓜家运砖，便說：“我沒工夫！晚上你能鎖住我，白天你可捆不住我！”他故意拿話气她道：“唐家庄修房盖屋的不只三家五家，你不叫我去給西家帮忙，我能去給东家帮忙；你不叫我去給苦瓜家运砖，我能去給庚午家帮工。我可不能跟上你丢人——人家誰不是乐乐意意地給人帮忙，偏你那么小气，不怕大家笑話！”說着就走了。长院奶奶見老的小的都不听她的話，眼睜睜看着

丙辰又把一个劳动日丢了，她想：給人帮一天工，就白丢十分工，白丢十分工，就是白白丢了一元多錢；要是去砍些藤条儿来，賺一元多錢不成問題，如何了得。她一下子沒了办法，急中生智，急忙跑在門口，冲着丙辰的背影說：“你給我回来！你給我回来！——你去給他們帮工——你上天也可以！就是有一件事，我今天非給你說說不可！”

丙辰听她說同意自己去給別人帮工，便站在当院里回头問道：“說什么哩快說吧。”

长院奶奶怕丙辰再走了，不听她的話，先挑最能打动丙辰的話說：“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你离了娘也能成人了，你翅膀骨朵儿硬了，自己会飞了，我斗不了你們啦！今天咱母子俩說好，你也找下媳妇儿了，你赶快把媳妇娶过来，以后咱們把家分开，各过各的日子好啦！也省得我这个老落后拖累你那个模范！——反正是如今的儿女們都不把父母老的当人看待了！……”她很清楚丙辰平素虽然能說些反对自己的話，却也是个孝子，她这么一說，准能說得他动动心。以前她还没有說过分家的話，今天丙辰听她說出这些話来，才感到問題有些严重了。他真的返了回去，孩子气地說道：“媽，你怎么說出这些話来，你一辈子辛辛苦苦地撫养大我这么一个，如果分开家，不怕大家罵死我？……”

长院奶奶見丙辰軟了，她可硬了：“把人逼到崖边儿上就不得不跳崖啦！这个家非分不可！你只說說等你娶过媳妇分呀？现在就分？——我看还是现在就分吧！反正你离了你娘能过日子啦，这个娘还算个人啦？”

丙辰听娘說現在就要分家，反倒不害怕了，断定她是为了威胁自己不去給別人帮工，才故意这样說的，不会是真心想分家。想到結婚的事，心里对他娘更加不滿意了。过去，他找过好几个对象，那些姑娘們一問訊做婆婆的很不容易相处，一个个都吹了。最后找下王村的王銀菊，才算稳定下来。他想：人人都說我媽不好相处，我还没有結婚，她今天就提出来要分家，要叫銀菊听到这个消息，保险还会发生問題，該怎么办呢？后来他想到：如果我在家里呆着，媽还会纏着吵，我走了就沒事了，只有走是个办法。因此，他說了个：“家是不能分，有意見等我回来再說吧。”一边說着，一边就走了。

二

丙辰打家里出来，走到街心，忽然站住了，因为这几天唐家庄大兴土木的有五六家，該到誰家去呢？按唐家庄的习惯，一个人要給誰家帮忙，或是主家請大家；或是大家主动囑咐事主，在前一两天就約定好了，临时到工的很少。丙辰考虑了一下，决定到唐庚午家去帮忙。他走到庚午家大門口朝院里一看，只見四五个泥水工正在忙着砌砖；还有四五个人和泥的和泥，递泥包的递泥包，泡砖的泡砖……其中有一个大姑娘，就是苦瓜的妹妹——唐瓜瓜。他这时才想到：要是大家問我今天怎么沒有去給苦瓜家运砖，我該怎么說呢？还有我媽把我鎖起来的事，別人也許还不知道，瓜瓜一定是知道的，苦瓜回去能不告訴她們嗎？他硬着头皮进去，什么也沒有說，把院里的一担空桶担起来就要去担水。刚抬腿要走，庚午的爹——

唐老汉問他道：“丙辰，我当你給瓜瓜家运砖去了，你沒有去？”

丙辰沒有回話，只管走了。他的心突突突突地跳着，觉得两个腮儿烧烫烧烫的，想道：怕他們問这个，怕他們問这个，他們才偏偏要問这个，今天我算倒了霉了！赶快走吧，出了这个院就好啦。可是，他又想道：人家跟我說話，我这么着不声不响地象个什么啊？因此，他走出大門才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我沒有……人够了……”。

唐老汉見他这般样子，回头問大家道：“丙辰今天是怎么啦？一个蹦蹦跳跳的小伙子，今天怎么变成个沒嘴儿的葫芦啦？”

別人都說不知道，瓜瓜摸底細，她說：“你們不清楚我可清楚：今天大五更，我哥哥去叫他，他的門上挂了一把鎖，是长院奶奶怕他給我家运砖，把他鎖起来了。丙辰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不高兴的。”

大家听了瓜瓜的話，自然又对丙辰母子俩評論了一番，說长院奶奶怎么怎么小气，說丙辰如何如何是个好孩子。最后，唐老汉說：“等丙辰担水回来，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了，遇上那号当娘的，丙辰就够苦悶了。”

丙辰担回第一担水来，断定大家还要問他为什么沒有給瓜瓜家运砖去的事，低着头进来，急忙把水倒在和泥的土上，慌慌张张地担着两只空桶又走了。大半天总是这样：慌慌张张地担着水进来；慌慌张张地担着空桶出去，一句話也不說。直到天快晌午，他担着一担水走到庙背后的时候，忽然听得身

后有馬車响声。他想：坏了！給苦瓜家拉砖瓦的人們回来了。我今天沒有去，他們一定要耻笑我，快点走吧！——不，他們在半后晌的时候才能回来，現在才是半前晌，怎么就回来了呢？他回头一看，見是一輛馬車，馬車后边跟着三个人，都認不得；車上拉的也不是砖瓦。仔細看去，認得是电影机子，断定是乡村电影队又来了。他最欢迎电影队，电影队一来，他这半天来的苦悶情緒一扫而光。心想：如今的日子过得太美了，隔几天就要看看电影，隔几天就要看看电影，——每次，电影队一来，銀菊总要来看电影，今天一定还会来！王村离这里才五里路，电影队在邻村近社都要出露布，保险会来的！他虽然爱看电影，但是，与其說他最欢迎电影队，还不如說是因为电影队来了，就給了他一个和銀菊見面的机会，他是欢迎这个与情人見面的好机会的。

丙辰担着水一进院，就兴奋异常地喊道：“同志們！有个好消息你們听不听？”

大家見他忽然又变得这么高兴，很有点儿奇怪。都一齐問：“又有了什么好消息？”

丙辰一边倒着水，一边說：“电影队来了！”

大家听說电影队来了，砌砖的砌得更快了，和泥的也加了油，泥水濺在嘴里，也顧不得用水漱，唾一半咽一半就过去了。担水的唐丙辰更是高兴，他說：“同志們！好好干吧，我去打听打听今天晚上要演什么片子！”說着就唱了起来：

拿起担杖担起桶，

池里担水一阵风。

我担水，你和泥，
一座新房快盖成！

.....

瓜瓜见他那么高兴，便把他的心事猜着了八九分。她问大家道：“你们知道丙辰为什么这样高兴？”

有人说：“要看电影嘛，谁不高兴！”

瓜瓜说：“你们猜得根本不对！我告诉你们说吧，是因为今天晚上王村我的表妹银菊要来看电影，他才那么高兴的。”

丙辰跟别人不同，最喜欢听到别人议论他搞恋爱的事，每听到这种议论，心里就甜丝丝的挺舒服。见瓜瓜又提到了他恋爱的对象，他不仅不阻止、不反驳，他担着一担空桶本来早已走出了大门，反而又返进院里来，故意逗着瓜瓜，让她在这个题目上多说几句。因为那五个泥水工人里，有两个是初次到唐家庄做活来的，他也想让他们两个工人知道知道他找的对象，便故意说：“你们不要听瓜瓜胡说，她的表妹来看电影，我为什么要高兴呢？与我什么相干呢？——根本没道理！”

瓜瓜笑道：“你爱我表妹，谁不知道！”

丙辰听到这话，才高兴地走了。

转眼便是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唐老汉知道平素里丙辰给别人帮工，长院奶奶老给丙辰作稀饭吃，他想：今天他们娘儿俩生了气，长院奶奶更要给丙辰作稀饭吃了。年轻人整整担一上午水，喝上点稀饭那里能行，今天晌午就让他在自己家吃饭吧。因此，他再三要留丙辰吃饭，丙辰再三要走，只好让他走了。

丙辰打庚午家院里出来，紧赶几步追上了瓜瓜。他問瓜瓜：“你下午就不去王村請你姪姪来看电影？”

瓜瓜一听这话，回头笑道：“噢！你对我姪姪真关心得很呀？——你是关心我姪姪？——屁！明明是关心我表妹的！是不是？”

丙辰說：“話說得对了，咱不爭辯。你去不去？”

“人家自己会来！回去吃你的飯吧！”

三

丙辰回到长院，听得媽又在家里罵人。只听罵道：“我有飯給猫吃了，猫会給我逮个老鼠；給狗吃了，狗会給我看門儿，給你吃了能頂啥？就会出义务工給别人家干活儿去！老的是老傻瓜！小的是小傻瓜！你們父子俩我算看透了！……你有地方干活儿就沒有地方吃飯？……干活儿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干；吃飯的时候就回自己家里来吃？說得倒好！想得倒美！……他們能盖得起房，就管不起一頓飯？既然管不起飯，何必盖房呢？沒錢人何必办那有錢的事呢？……吃飯？想吧！盖十十八条被子梦吧……”

听了这些话，丙辰想：这些话像是罵我啊！可我还没有回去，她怎么就罵起来呢？——也許是爹今天也給誰家帮工去来，娘是罵我爹的？

原来，长院爷爷早上出去，沒給长院奶奶砍藤条，却給张二羊家帮工去了。到了这时他回家来吃飯，长院奶奶正洗鍋。过去，他們父子俩給别人帮工回来，好好歹歹还能喝点稀飯，